

漫步山间小路



(视觉中国)

■黄永治

昔日风风火火地登山,已为年岁所不容,但心底对山的眷恋,却未曾消减。山自有一种自然的魅力,只觉得一走入其中,人便霎时清爽,由内而外都静了下来。

通往单位后山——凤山山顶的路有许多条。自孔子龛处,游人可拾级直上,也可循大道而行,亦可于登顶前,先走过一段长长的平路。若有闲暇,我总偏爱择这平缓而曲折的小路慢行。不必赶路,只管来回地走,竟也走出些别致的体悟与心境来。

慢悠悠地走,目光方能眷顾那些曾被匆忙错过的一路风景。你会看见道旁绿叶清晰的脉络,会留意无名花草随微风款款摇曳,会听懂鸣蝉那富有节奏的欢唱,也能领会秋风拂落枝叶时,那一份深沉的静美。慢下来,便生出了自然与亲切。

慢悠悠地走,方能感知身体的韵律。心跳与脉搏,呼吸与自然的吐纳,皆和谐共鸣。你可以凝神于脚下的每一步,也可以纵目于无垠的天空,也能将前方都市的轮廓,看作另一幅人间的画卷。一切随心,自在从容。

有时,我会索性赤脚徐行,让久受束缚的双足,与土地作最亲密的接触。那沙石带来的微痛与泥土的温软,交织成一种奇异的感受;恍然间,那个赤脚奔跑的儿童仿佛向你赶来,那份天真与野趣霎时涌上心头,真切而舒心。

每当天朗气清,见林间三三两两的行人,与阳光下随风晃动的斑驳叶影,我总会忆起那个温暖的画面——一对母子在树下牵手漫步,时光仿佛为之驻足,周遭的喧嚣悄然远去,天地间只弥漫着那份细碎而真切的温暖。那一瞬,景、物、人

浑然一体,永远定格为一幅美而动人的亲情画卷。

路是弯弯曲曲的,恰如人生的轨迹。曲折行至今日,幸而这脚下的路,始终给予平稳踏实的承托。于是,对这路又添了几分亲近,人与路,竟也有了相通相融的意象。路旁静卧着一座有些年岁的墓地,碑上姓氏依稀,四周芳草萋萋。从前独行至此,不免有些忌讳。走得多了,心中便一片坦然。想来,每个人都如山中的花草树木一样,有过鲜艳与繁华,却终将归于尘土。这或许,正是生命循环不息的大“道”。

行至山凹处,一眼涓涓清泉,正自岩隙间流出。水势不大,却清澈得动人。行至此处,总忍不住要掬一捧在掌心,俯首吸饮一口。那沁人的冰凉滑过喉间,溅起的水珠润湿面颊,顿觉神清气爽。这静谧的一汪清泉,何尝不是自然最动人的篇章?水土在此缠绵,生命由此勃发,人对此境,可达“坐忘”。

常听人说,在山谷中放声呼唤与歌唱,群山便会给你回响。于是我也择无他人之时,面向空谷,试着放声高歌。那一刻,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大山的雄浑与包容,以及自身的渺小与孤独。与山同在,这份孤独里便又涌出了坚实的依靠与温暖的回应。

转向登顶石阶旁,一座小亭悄然立于分水岭上,名曰“三得亭”。此间最宜小坐,暂歇尘劳。其名由来虽不可考,我私自解读:一得“身安”,于劳顿后歇脚;二得“心静”,于喧嚣中寻回安宁;三得“神悟”,于行走间洞明事理。亭柱上刻着一联“独揽风光千里胜,长留花木半山闲”,与此地情境相映成趣,仿佛为我的解读作了一番无声的注脚。

来回漫步于这条熟悉的小路,步履愈发从容,心境愈发自在。仿佛这山已属于我,而我也与这山融为一体。心中所念,无所挂碍,便觉天地同宽。

路其实很短,但思绪却可以很长,如丝如缕,将这段幽幽小径,铺展成一片无垠的天。

缘

■洪天平

东庄和西庄相距不到二里地,中间隔着一座小山丘。

东庄有个七婶,西庄有个八嫂,都是半老徐娘,一样的能说会道。一直以来,二人为饮水的事,总是舌战不休、互不相让。

从前打井取水时,东庄地势低,可始终挖不出水,西庄地势高,却泉水哗哗。都说“天下水朝东流”,所以东庄人就是不服,老是有块心病。

明里,两边的男人们都不言语,一方显得大度,一方显得豪爽。但女人就有“三千烦恼丝”,吃水的事终究令她们操心。

每每到西庄去挑水,东庄的七婶领着姑娘媳妇们便会例行唠叨:“休看我们东庄没水,可风好日好景致好,养出的大学生一个赛一个,一茬接一茬,宝地出贵人呢,披街戴冠的就是多!”

“哟,景致再好,贵人再多,也是西庄的水浇的,瞧一瞧我们西庄人,男人酷,女人俏,腰包鼓,楼儿高,‘奔驰’‘宝马’满街跑。”以八嫂为首的婶子大姐们也不是省油的灯。

女人能缠,反正双方是语不惊人誓不休。

当年搞城镇建设,为扩大新区面积,上面决定把东西两庄之间的小山丘拿掉。

眨眼间,推土机在一阵轰鸣声中整合出一片新的原野。此时,人们惊奇地发现,平地上,有一股水流正缓缓地、执着地自西向东渗透,然后再由东往西返回。新刨的红土漫水之处泛出一道黑色的彩带清晰可辨,彩带硬是勾画出一个形象的“U”字。终于,打井时,若井位不在“彩带”上便打不出水,这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闻讯,东西两庄的乡亲们都聚拢来了,人们默默无言,只用眼神交流心声。

或许是周边山脉起伏多变,在压力的作用下,低处水沿着特定的地理通道往高处冲,到达一定高程又折转。这地下的泉涌现象与地面的“东水返西流”有异曲同工之妙;这玄奥的“水的传奇”成了这个古老山庄独有的景观!

望着这不屈不挠、似去还返的水流,大家想了很多……未了,男人毕竟是男人,他们走到一起,相互抡起胳膊,击掌以示心灵相通。女人还是女人,自有她们传递友善的“橄榄枝”。

这边七婶说:“从今儿起,若不嫌弃,东庄的大学生,男的是西庄的姑爷,女的是西庄的媳妇。”

那边八嫂道:“这才叫‘肥水不流外人田’,东西两庄本是一家人呢!”

其实呀,自然界是共有的,无所谓孰先孰后,无所谓你的我的——相邻是缘。

小山丘消失了,换成了一片如镜的平地。七婶八嫂和解了,见面时都笑容如花。

捡松树蕾



■曾招贤

寒风拂过衣领,一阵冷意油然而生。

行走在家乡那片熟悉的松树林里,听松风窸窣窸窣,仿佛一曲天籁,清脆而动听。依在一棵树叶如伞的大松下,拍拍它壮实浑圆的树干,让我一下子想起了童年时在林下捡松树蕾的情景。

那时候,农家的生活过得实在而简单。因为家家户户做饭时用的都是土灶,细算下来,一天三顿所用的干柴草还不少呢!于是放学后的我们总想着捡拾一些耐烧的,像树枝、松枝之类的东西。

记得很清楚的是,我们会邀上几个伙伴提着竹篮子或挎着轻便的布袋,就往松树林里跑去,一路欢声笑语,就像要去见一位老朋友似的。

历经风霜的松树蕾被抽去了水分,早已变得干枯而轻盈,它们在时光的催促下,纷纷从高高的树枝上坠落,松树蕾是松树留给大地的印章,呈饱

满的卵圆形,顶端带着小小的尖,像微缩的宝塔,那表面被风雨浸透过的木质鳞片,层层叠叠、整齐有序地砌成了一种被岁月雕刻过的艺术品,每个鳞片的边缘薄而锋利,并向上微微翘起,像是被谁翻阅过的古书卷。我被松树蕾独特的造型吸引住了,弯下腰去,一下子就可以捡起好几个,它们坚实而轻盈,像一个个小小的木质壳子,一摸还有刺刺的感觉,不过它们不会伤害我们的手,值得把玩一番。

我不禁凑近鼻子去闻,一阵带着阳光气息的松木香沁人心脾。

祖母说,松树蕾本身有油质,遇火即燃,是绝佳的做饭柴草。我们勤快地捡着,不多时,大家收获满满,一个个松树蕾很快占领了所有篮子与布袋的空间。

我们或提或背,将松树蕾带回家,伴随我们行走的脚步,松树蕾互相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,不也是对我们辛勤付出的礼赞吗?想到回到家里定会得到父母的表扬,我们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,心里特别舒服。

夕阳西下时,炊烟袅袅升起,灶堂被烧得十分亮堂,锅里煮的食物在水里欢唱、舞蹈、雀跃,其中定有我们的功劳,也有松树蕾的奉献。

烧火是热烈的,而印在纸上则是安静的创造。有空闲的时候,我会挑一个鳞片特别饱满的、清晰的松树蕾,沾上或蓝色的,或黑色的,或红色的墨水,再找来一张白纸将松树蕾轻轻地、均匀地“印”上去,松树蕾那层层叠叠的鳞片轮廓,一圈圈螺旋状的纹理,像被施了魔法一样,清晰地浮在纸上,我们称之为“松果花”或“蕾花”,这是大自然赠给我们的立体印章,将它们贴在墙上或者夹在书里,一看都让人赏心悦目。

时光如流水一般匆匆而过,再次走进松树林已是中年。多少美好的回忆,如电影般掠过脑海,那美好而真实的童年影像,仿佛又浮现在眼前,让人流连,让人回味,让人记住了这一片松树林给我们的馈赠。



投稿邮箱:dz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